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三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治平元年閏五月

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君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填溝壑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

壑之有時弓劎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玆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羣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一作迫假以矜寛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

聽畢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謗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

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槩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

便受告物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懼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物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為非若竊事為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欽惟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為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執

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顧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𤰞獎以此疇勞況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尚當裁抑以絶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聰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内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
臣繫新除官臣堯與曽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
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
夜思維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
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寛恕不以
臣等屢黷為煩欲望天慈省閲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
加裁擇特賜寢停於此四方旱灾百姓嗷嗷之際是臣
等合被責之時免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

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祗受以還驚一作兢惶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横啓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内量謭薄實憂以聖而

責愚窮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

敢傾悃愊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祇希干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睿奬俾貳宰司訖無豪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晻藹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羣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苶之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

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冀昏瞳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

患眼疾又為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溢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祗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為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彊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

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茍膺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歳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覧決萬事則克舜之聦明愛養羣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

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脩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為已慚廊廟之訏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之哀其可憫寛以不誅俾諧得

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頼

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脩職業輙

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

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頎然未即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

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

面陳悃愊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

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絶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禄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為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侥倖也況如臣者尸禄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悞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閒僻處將養三二年或目復清明却乞一邉遠繁難處展

効乃是臣自為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為難早賜恩許今取進止

第三表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為本立朝以進退為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好庇之寛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

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
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
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黙蓋切懇私臣某
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詣進見則蒙
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絶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
職亦復何所憂危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
禄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
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

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惄以苟安則臣刮膜袪昏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為雨水為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為降災惟譴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饑已甚饉疫相望

秋潦暴興霞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幬之寛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脩官然後别選儁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災處思消異之方顧避進賢之路特迂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摠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辜

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
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
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寛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
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
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羣臣震惶況
居任責之司敢為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自膺眷命光紹丕基摠覽萬幾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來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為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惟皇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為脩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荅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為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實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輙殫拙訥上瀆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單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羣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

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之)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駑誓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革膚腠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愊)伏

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怨尚乏周身之智豈堪為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輙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能久侍天顔悉

陳悃愊伏自濮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違經非禮無稽之說恥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臣一作）為名因乃（以一作）肆言訕上指臣為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罷退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牓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

為誨等誣誑衒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為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為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為荆南

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為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為傳播如臣者豈合强顔忍耻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負以為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當懇自一作白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痟渴不止昨

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為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禀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

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為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阱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羣議甄收奬進終始保全以致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建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彊𨐳殘之質坐懷寵祿之貪昔一作古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疴之苦薾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

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訏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寔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寛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為於有補苟未塡於溝壑誓終竭於消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奬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

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睿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閔臣拙直衆怨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寛仁曲加保庇以為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盖以朝廷

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為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毁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為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户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顔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搢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觧罷俾臣稍獲便安乃

是臣居位也以榮為辱其去也以黜為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既以難安仰叫帝閽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遘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幾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

殺不辱之節所以彊顔忍耻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鼴鼠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噪衆疾内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彊幾或一作不至於踣顛方奮鋭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逭神理滿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耻閔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羣議

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繫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尚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觧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説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奬勗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

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違時忤衆自掊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誨等章疏矣其罔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辨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為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冤盡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

有論議喧沸不自辨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儌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耻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維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

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為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禄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奬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為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户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禄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耻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為苦耳伏望聖慈察臣

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重疊叙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獎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一作遂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

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顔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羅誣枉毀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

侵淩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耻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下過蒙陛下奬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為也若終於尸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葢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彊若進退名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

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尚知論報今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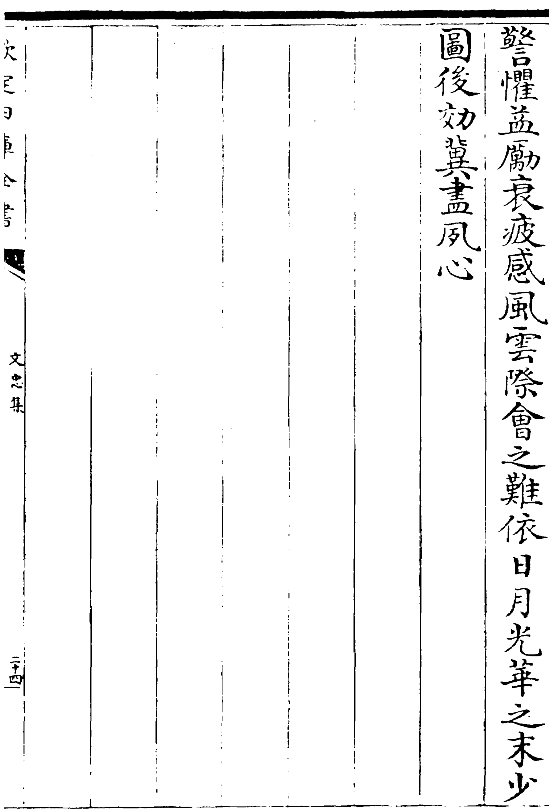
辭覃恩轉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啟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

守之迂儒十駕其篤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羞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幾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一作已衰尚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霶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奥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奬用疲駑雖一作難勉訖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而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渙汗臣敢不退思



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少

圖後効冀盡夙心

文忠集卷九十二

文忠集卷九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為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名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横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

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為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維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與一作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

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為辨曲直而臣身為近臣忝列政府今之竒所誣臣之事茍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寃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咨胡不為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為誣汙然而欲以無根之謗絶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為臣辨理先賜詰問之竒所言是臣

閨門内事之竒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竒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為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竝羣英

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容孫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眘幾不辨於騧驪項自去秋累陳愚欵先皇帝惻然垂閔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觧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

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閒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牲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為臺官蔣之竒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虛實伏縁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鮮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别具表章伏

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　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内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横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寃死之鬼然事出暧昧上

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内省於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近爲蔣之竒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竒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虚實伏縁之竒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爲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

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㓵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

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爲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

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游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

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别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竒無所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為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説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絶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足為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竒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為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為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為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别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

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為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摇舌蒋之竒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虚為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虚妄可知之竒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虚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為大臣

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怨飛語騰出可以揺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為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虚實豈可含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為分别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虚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虚則之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虚

不罪之竒不足以雪臣之寃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寃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虚則幸望朝廷辨别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虚實故當乞觧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歴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

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踈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為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為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

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竒自又劾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竒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寃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竒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竒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譪昧之言若此便欲加

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横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為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狥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竒乃以虛為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瞹一作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竒専欲以瞹一作譪

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辨冀望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寃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寃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為之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甞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為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令中外知

其虛妄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横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

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内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隂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内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閤門祗候入見冀靣天顔别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

臣聞高而必危盖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輙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狥故多積於怨仇謗怨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今亂國之讒已竄於遠屛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

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罷禄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茍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

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曁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

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為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

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觧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為臺官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污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

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懐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寃獲雪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寃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秖此二事臣自修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寛至仁必

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於位秪如前日所為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為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為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

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屢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悅豫

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為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為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静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材一作不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為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為衆人所怒動必為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於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

臣竊自怪以為晚也所頼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横得為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勲舊徳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功效未著於毫髮詢於衆則怨毁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縁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虚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葢事不獲

已而為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耻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為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為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寃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别不為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

於一作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讒謗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

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牓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揺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寃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

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
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
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
日朝參者臣迫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
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
假善郡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

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録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顔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勑各一道授臣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

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實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内循謭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禀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册高文之手久厠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儒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禄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

合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强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勑旨

亳州謝上表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

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輙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頼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囙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

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盖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舋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顔之靦斯盖伏遇皇帝陛下乾坤

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憪臣力難於勉强盖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治平四年閏月

臣某言伏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寛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

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寵異羣邦光生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奬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為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熈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强輒披悃愊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黙爾以為阿狥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

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頼至仁脱臣於鮫鰐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廹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渇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黒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禄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

白首明時幸遭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奬擢一作擢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一事可稱無言一作一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檻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

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
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觧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
時遂乞守亳（一作乞守亳社）葢以去潁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
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潁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
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暮歳（一作歳暮）舊苦痟渴葢已三
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
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
猶多妨廢坐尸厚禄益所難安然臣竊者不敢啓言而

今乃輙玆有請者盖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
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
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
外不得親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愊臣今已具表章欲乞
一致仕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
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

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之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若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

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盖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

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慚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

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盖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一作致

其或上智高才元勲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為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惜其用捨不為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茍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為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

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奬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輙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

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仁奬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

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冀終蒙

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禀生至陋力學不强徒以畧誦仁義之言粗知廉耻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至被侵凌於羣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强顔踰時歴歲盖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寛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尸於寵禄加以艱危備歴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

少健黔驢之技已殫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强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為於妄舉盖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猾憒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傹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槈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遥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輙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祗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謬遭遇三朝誤被奬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作補於毫分積為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毁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

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
橫遭誣陷幾至顛擠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
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
祿僥幸已多而臣量盈氣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
滋甚中虛渴涸若注漏巵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
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
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惻未忍
遽弃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

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閭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尚茲再黷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

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曁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効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輙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

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愊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頹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王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為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膽）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痟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乗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

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僚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禄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奬其孤危蹇

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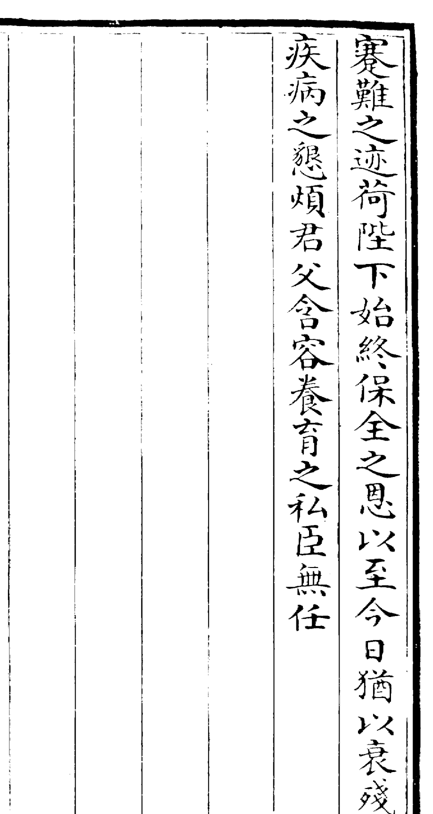
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臣力息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陌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凌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着簪至賤閔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瞀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

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愊之私兾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寛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熈寧元年閏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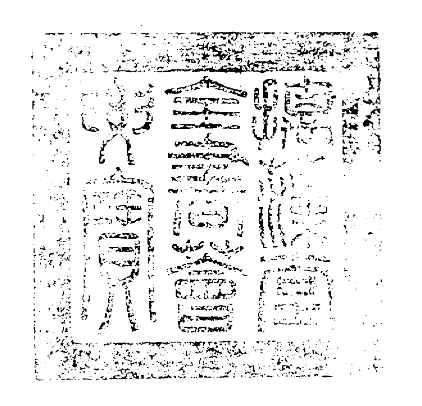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

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满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寛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為脚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别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



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文忠集卷九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費思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九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脚膝乘騎

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别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兾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痟渇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兾得將理衰残所有誥勑臣未敢祗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

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已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俞允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

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
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寛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
心顔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强猶當陳述義理必
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
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禄養疾於便
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懇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邦
之中尤為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
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

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溥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勑臣不敢祗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熈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勑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

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祗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彊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覊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盖

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勑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

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氷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祗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已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

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
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
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
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
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
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
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祗守舊官而
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愊一作迫

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勑所有青州差勑臣
見別候指揮令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熈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
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
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
東土之人祗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
通敏材實空踈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奬擢久

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癃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是敢輒殫悃愊之誠累瀆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戒命之難回勉靦顏而祇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輿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

奉法守職足以脩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爲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茍豐於豢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户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霶流推行於大慶祗膺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

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
御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須係位拘守土執豆籩而
祇役罔獲施勞逮煇翟之餕餘遽蒙均惠無功受賞莫
遑俯傴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内内侍省西頭
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

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為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饉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攜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祗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熈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月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祗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

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僚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聽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

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便當策勵尪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晩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一作廢)忘腰脚舊苦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黒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甸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兾(一作庶)就閒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氣暈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彊尪殘日虞曠敗況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

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令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

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禄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兹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垠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兾補萬分之一屬再當

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輙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飾一作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

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勑告臣未敢祗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賫賜臣告勑除臣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祗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頴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

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作選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

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祗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 附馮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内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勑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

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病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至今二字祗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别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祗

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厚祿非為養病之資竊位素飱難又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屨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從一作賜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瘝盖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

齒日以衢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稍遷於淮頻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遇衰殘尚非所受而況實難勉强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顔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頻

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大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為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

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為榮或其義有不安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瀆此一作敢不更瀆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為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笫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

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跧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之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為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郡超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辛人之未

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恩寵況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脚膝腰一作脚未至着床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尚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盖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耗舉

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竒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茍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盖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茍得臣一作盖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敢非於

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旰昃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勑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

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瀆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

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臣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久苦於病衰早歲

已陳於悃愊敢兹再黷仰兾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奬因時竊位嘗俾賛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戇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頗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禄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寛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

以來舊苦增劇中消渴涸注若漏危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瞻心識昏耗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褱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閈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

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者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為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免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奠便於歸老未得請間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

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所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訟一作盜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父母天地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身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跪拜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竊祿之

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令取進止

第二表熙寜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寜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逵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遘千齡

之事會誤蒙三聖之奬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禀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强每念私恩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兾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茍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

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偽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觧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髪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熈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

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為優容八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為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彊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亳迨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支體耳此臣不能自已者也

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
歷事三朝最為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
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
同恩禮優幸不為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
臣常事臣竊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
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
詔書褒奬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
早去為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

風俗自為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紓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為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為非而反為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幸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為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

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之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

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而臣口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顔每自省循莫遑啟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狥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熈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勑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冉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 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遘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虚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尪殘輙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

悃愊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歳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
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宫之峻秩身
居猷䛳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
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
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悦皆希後福之有終豈
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
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
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

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名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蒙聖恩許以

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况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祗赴名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宫大啟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祗於嚴名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

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綬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暮春尚録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為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奇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

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
十疋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篳門增
耀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
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潔豆
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寛假之深仁方居畎
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名不遑祇命而趨
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

度推以至慈念簪屨之雖微猶為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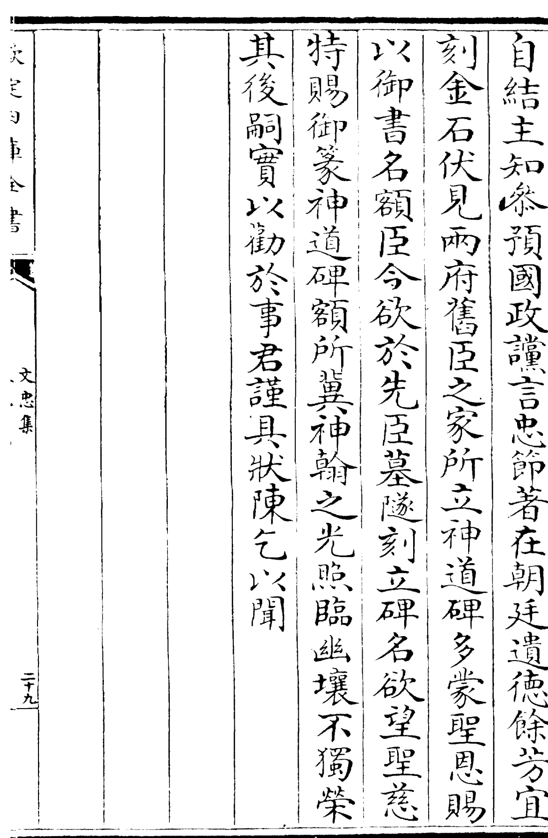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啟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脩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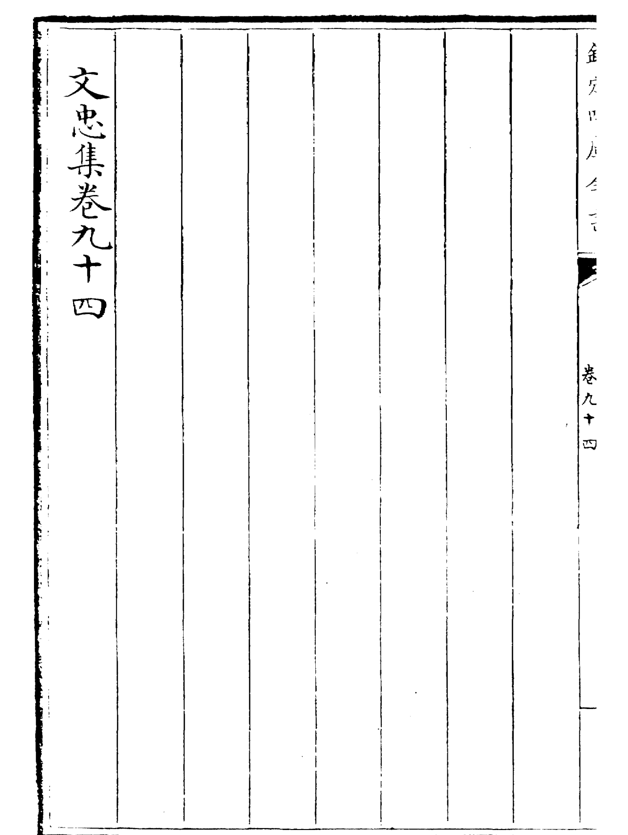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繭税載厥仙經疏窓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視干凂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



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文忠集卷九十四